



這就是：
“美國之音”

世界知識出版社

法勒·杜克等
江文新等譯

一九五一年三月出版

這就是「美國之音」

世界知識
叢書之五十一

原著者 法·勒杜克等
譯者 江文新等
出版者 世界知識社

北京(○)東堂子胡同四十七號
上海(○)延安東路一七二號

承印者 中國科學公司
總經理 孫華亭

定價每冊六千三百元

◁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

上海造(1)0001—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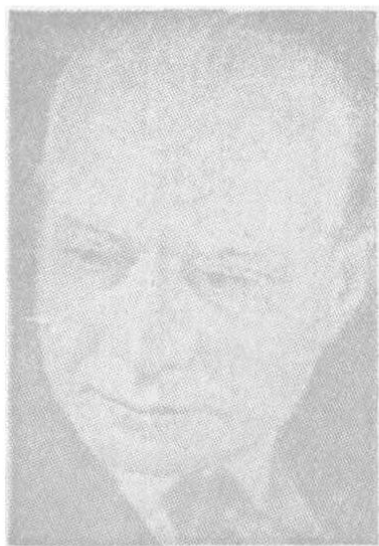
一 概 論

是美國人的世紀嗎？

V·勒杜克著 田路易譯

「上帝在千年以來準備着我們英語民族，不是要我們去悠然靜觀和怡然自賞的，決非如此！……他使我們有統治能力，爲的是要我們能夠領導那些野蠻民族和老朽民族的。……在一切種族當中，上帝選擇了我們美國人民來領導世界，使它終於走上再生之路。」

參議員皮佛里治



高貴參議員皮佛里治這個睥睨一切的宣言距今已有半世紀之久了。它却真有些先見之明。希特勒種族主義的火炬現在正重復在金元王國裏大放其嶄新的光芒。統制世界的迷夢今天又被洋吉 (Yankee, 美國人的綽號) 資本主義的大亨們接着作起來了。他們要使世界「再生」，而他們所謂之「再生」真要使往日的納粹企圖望塵莫及。

在他們的魔掌之下，今日各「野蠻」民族和「老朽」民族（這最後一個形容詞是直接指我們法國人的）所將遭到的經濟奴役與道德淪亡的威脅，真乃是冠絕古今！

參議員皮佛里治的徒子徒孫太多了。照那數十位自賣自誇的預言者的說法，二十世紀就是「美國世紀」。怎樣一個美國世紀呢？它給世界各民族所準備的東西，朝鮮人民首先嘗到一點滋味了。自古及今，歷史從未見過征服者對於勝利一名詞有過一個這樣極端的看法。古人說，在亞迭拉（Athens）（註）鐵騎經過之後，寸草不生。現在，在杜魯門的飛行員經過之後，不僅是寸草不生，而且人類的種子，也被連根拔掉了。在他們的戰績表現之處，生命的源泉枯竭得一乾二淨。

德國整體戰的理論家們，如果和麥克阿瑟的實行家們比較起來，真乃是小巫見大巫了。麥克阿瑟之流竟然想不出了毀滅一切人類事業和斬絕一切生靈而外，戰爭還會有什麼別的意義。他們在原子彈未能適用的某些情況下，他就用燃燒彈和其他集體屠殺和盲目毀滅的武器來代替，而其所使用的數量，正是使效果與原子彈相當。

如此這般地幹了以後，大屠殺的工作告成，於是他們，進到那些完全淪為墳墓的城市裏去感謝上帝曾賜予他們——「正義者」以勝利。

*

*

*

一個美國世紀嗎？那些石油商、橡膠商們的「領導」——他們自詡的領導——會給我們一些什麼呀？這「領導」究竟給了他們自己的人民一些什麼呀？我們聽聽一位天主教的作家愛麥虞限

註：匈奴之王（406？—453），曾率兵蹂躪歐洲。

(Pierre Emmanuel) 的態度十分溫和的論斷罷：「凡從美國回來的歐洲人大概都異口同聲地認為在美國可以住上一個月，或半年，但是，決難住上一輩子。那裏的社會習俗單調得使人失望：廣告打擊人的精神正如宣傳一樣。生產，消費，生產，消費，這就是人生唯一的循環圈套。美國人忙死了，他們不知道什麼休閒活動，而這些休閒活動正也是一種生命力的表現，一種活文化的表現，一種文明的特徵呀。」

愛麥虞限君所指出的還只是洋吉「文明」的次要的一面。現在再看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二日的「世界」雜誌給我們揭發了的另外的一面。「美國聯邦調查局公佈的報告指出了美國犯罪案件在一九四九年度裏顯著地增加。輕重罪案的總數達一、七六三、一一九〇件，比一九四八年度增加百分之四。五。重罪案每十八秒鐘必定發生一次，盜竊、搶劫案平均每日一、一〇〇起；行兇或殺人案則每日共二九三起。

還有一面：我們看看金賽 (Kinsey) 的報告書。這本八百頁的大書彙集了美國男人的性行為之

我 所說的「世界帝國」，就是一個領土不必遍及全世界而政權却能控制全世界的國家；這種政權，部份地要以武力強制接受。

自然囉，我們想樹立一個世界帝國，並不能就明目張胆地喊着說我要建立的是一個世界帝國。我們要運用一些比較容易接受的名詞，如「世界聯邦」呀，「世界共和國」呀，「世界合衆國」呀！「世界政府」呀，乃至「聯合國」呀，等等。

波恩漢 (James Burnham)
(擁護世界統制)

紙、廣播、電影、文學作品所養成的幼稚病。可憐的美國人民啊！我們對這大國之民決不失望，但目前却被洛克斐勒、摩根、杜邦之流所統制而淪為財閥的傀儡了，他們是無法反抗大亨們稱霸全球的荒謬企圖了！



今日全世界指我負起領導的責任。(一九四)

（門魯杜日五月 元年九）

統計數字，它指出一種深刻的失去平衡，它指出美國人在嚴肅的——或者竟是道學的——外貌之下，存在着一種巧於掩藏起來的墮落，一種難於克制的敗德喪行，這種墮落，這種敗德喪行，使多少男男女女陷溺其內，成為性分析的研究材料。

在美國，到處是惡棍活動，到處是淫虐狂、色情狂，到處是反黑人、反猶人的種族主義，數百萬勞工所憂慮的是時刻可以降臨的失業，數百萬農民的憂慮是生產過剩，此外還有秘密警察造成的恐怖，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獨裁，驅除「赤色分子」的歇斯底里，由獨佔資本的大亨們幾乎完全操縱的報

而這種美國生活方式(The american way of life)，千真萬確地，他們還想向世界輸出，並且已經實行向世界輸出！他們居然要強制全世界的人民接受他們「企業自由」的那些恩典哩！

「如果我們不能由各國人民甘心樂意的途徑達到天下一家，造成世界統一」，美人李佛耳(Emergy Rever) 在他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和平解剖」一書內寫着說：那末，與其讓事態停滯下去，就不如用征服之道去促成統一的大業了。

自此以後，波恩漢和其他作家又發出了許多更無恥的言論。自此以後，就有了杜魯門主義，就有了馬歇爾計劃，就有了大西洋公約，就有了朝鮮戰爭。這便是「以征服而謀統一」的政策正在進行着。他們在這途徑裏所走的第一步已經使亞洲人民流出了許多鮮血，造成了許多廢墟。他們又給我們西歐人民平添了無數的災難，而且正在消除他們民主政治的最後痕跡。

爲着實現他們帝國主義的企圖，那些洋吉獨佔資本家却擁有許多忠誠的夥伴。在這些夥伴中間最出色的要數我們法國的當政者：他們不惜運用一切方法要使我們法國人民替美國人的征服大打頭陣。

在各國人民的頭上，特別是在我們法國人民的頭上，時刻籠罩着一種可怖的奴役與死亡的威脅，眼看着我們的政府要把我們人民細起來，交付給美國大亨。

因此，如果華爾街銀行家們可能「統制世界」的後果越是暴露無遺，如果這征服世界的侵略

意圖越是明顯，如果這種統制所隱藏着的全人類被消滅、被奴役、被淪落的危機越是看得清楚，則全世界不論國族、不論信仰、不論地位，但憑良善意志而團結起來的人們也愈多，而爲着阻止這不堪言狀的人類浩劫而築成的堤防也就愈形堅固了。

這就是本刊各篇的目的。

怎樣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

J·約尼柏利和著 宋區譯

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杜魯門總統在芝加哥發表聲明說：「美利堅合衆國現在是一個強國，沒有比它更強的國家了，這就是說：有了這樣強大的力量，我們有權取得全世界組織的領導權。」



有力量就有權利，大家早已聽到過這種話，但是過去的襪子商人曾經把這句話重新修正。他曾經無恥地誇稱：「上帝曾經給我們這種使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個唯一的資本主義國家，曾經大發其戰爭財，它的驕橫的經濟財政和軍事霸權，就因爲上面的說法，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了。美利堅世紀獨霸世界的妄念並且還塗上一層道德的油漆。「任何事情，天命是從」，塔耳脫夫(Tartuife)

詐騙屋耳公 (Orion) (註一) 的時候，就是這樣地說。

沒有一種權利，沒有一種啓示，可以啓發華爾街——華盛頓的政策。所有的僅是一個衰落階級在恐懼中的焦慮罷了；這個階級不願意讓位給其他的民族，並且準備一切，來延長必然到臨的時間，使它在歷史舞台上恥辱地消滅。

這些擁有金元的權力者，也和他們在別的国家裏的同類一樣，不能逃避資本主義制度裏的階級矛盾，他們要營業發達，只靠準備戰爭和發動戰爭，因為戰爭只損害到「別人」，但是這種戰爭對於整個制度有損無益；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發動這種戰爭，它必然要受到嚴重的創痛。

*

*

*

一九一七年十月蘇聯革命帶來了普遍的危機，自從這個危機爆發以後，永遠而更深刻地在削弱資本主義制度。它已經不是全世界性的了：一個新的世界已經產生，這舊制度擁護者一個錯亂神經的惡夢，他們業已無力來驅逐這個惡夢，甚至在這宣告死刑的制度的奠土上按步就班地推行納粹主義的方法，亦屬無效。

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又有第二次世界混戰。這是美利堅合衆國托辣斯幻想中的「黃金時代」：所有工廠的烟囱都冒烟了，保險箱裏裝滿了八百萬萬美元的額外利潤，同時所受的損失極小，僅是人的損失罷了。但是懲罰也就在此：一個反動的主要力量業被擊潰；資本主義制度

註一：法莫利哀喜劇中的人物，其詳見本文後面。

又在中歐縮小了範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經過這次英勇的考驗，在信譽上更加偉大了，對於非常的前進，抱有更大的信心；殖民地和被壓迫國家的人民再不願意繼續和過去一樣的生活，都在設法擺脫它們的鎖鍊；到處在貧窮的和動搖的資本主義古老國家裏面，那些曾經爲自由而作戰的人們無不空前絕後地熱烈企圖結束了人剝削人的制度之後取得幸福。

基本的相反力量之間的關係，在根本上發生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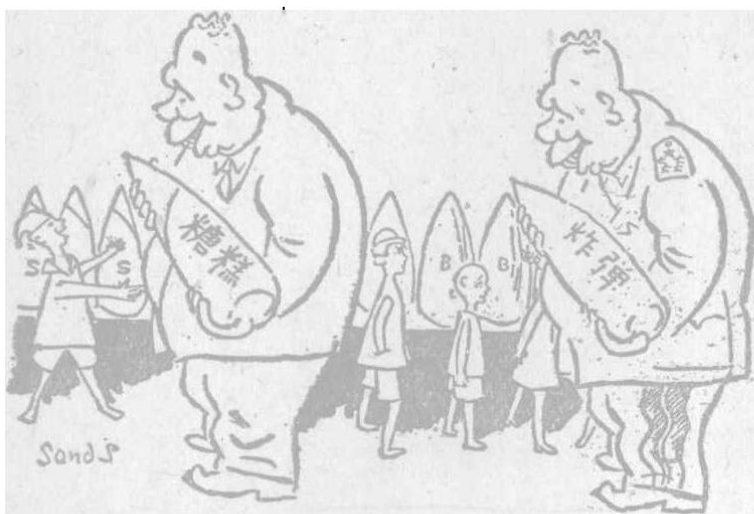
帝國主義被扼住了喉嚨，已經面臨極大危險。它本身早已在戰爭結束前明瞭這個危機。上次戰爭，由於蘇聯和反法西斯羣衆方面的錯誤，進行得太過了，西歐各國政府唯一的目標，在於將那些長着利齒的競爭者驅逐出去，不許它們分佔市場，但上次戰爭超過了這個里程。反動的力量曾經努力延長戰爭，目的在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蒙受極大的流血犧牲。

但是反動勢力只好無可奈何地接受他們想像到的一種大災難，而從前完全不相同的兩種制度，依舊地繼續分道揚鑠：一個向着種種不能克服的困難和衰老的道路走着；一個向着一種空前的經濟發展和人類各種本能的發達的坦途邁進。美國的經濟恐慌日趨嚴重了。

美

國人民屢次聽到有人肯定地說時事要求我們國家担任世界上領導者的地位，這種地位將種種的責任加在我們身上，可說是我們從來沒有担任過的……我現在毫不遲疑地說國內任何團體，都沒有這些企業家們更堅決地負責應用着有力的和堅決的方法來執行這個任務。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馬歇爾在匹茨堡對財政界和實業界的演講詞）



馬歇爾「援助法案」的兩個階段：從糖果
(德國漫畫) 彈炸到

這是一個想像不到的遠景：「美利堅曾經經過二次大戰，魯斯夫人在生活雜誌上寫道，但這二次戰爭遺留給它的紀念其創痛還遠不及一九三〇年經濟危機留下的創痛那樣深刻……」尤其是當大家知道斯大林的五年計劃定會成功，所有人民民主政權堅持到底，中國的廣大市場從此就要失掉；當他們知道了這些之後，同時又被一種尖銳的階級意識所激刺，美國大企業家們就決心領導這個注定潰敗的陣營。

全面地行動起來，以挽救剝削勞動的制度！在「道德」領導之下所有的剝削力量重新團結起來！這種巨大的企圖，在一九四七年還沒有開始行動，僅僅是公開宣佈，並且有時候還用偽善的詞令來掩飾，有時候則直截了當地坦白說出。杜魯門主義：「一個十分嚴重的形勢正在迅速地產生。近代制度正在崩潰……」馬歇爾計劃：「美利堅合衆國現在正涉足在世界史上一個極嚴重的時期之中……我們正面臨這種危險，要看見西方文明所有的各種特徵完全喪失，要知道我們的政府組織和我們的生活方式都是以這些特徵為基礎的。」

洋吉軍人對於他們的狄托深爲信賴，他們來到希臘說道：「把他們俘虜起來，把他們殺掉。」(Capture and Kill) 幾十億的美元和多少船軍火流注到中國去——這筆放欸不妥當！——歐文·勃朗(Irving Brown)指揮法國工會分裂。右派社會民主黨員在瘋狂地歌頌馬歇爾——這些是救世軍和擁護馬歇爾慈善計劃的戰士，這個計劃是高尙的宗教情緒所啓發的，萊翁·勃倫姆(Léon Blum)這樣稱讚着。因爲他們也是這個制度的柱石，甚至他們還沒有聽到馬歇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自己開始招供的語句：「說美國的種種努力完全以慈善緣由爲動機，這是不完全正確的……」

慈善嗎？「羅朗(Laurent)，你把我的襯衣和我的戒尺藏起來，」莫利哀劇本中的塔耳脫夫說道，他正在準備引誘房東的老婆並將房東驅逐出屋，赤裸裸地說，這不過是看到被援助國家的各種困難和民衆的苦痛，而想乘人之危，吸收一般忠僕，在到處建立物質的和精神的基礎，以供給侵略性擴張的加速發展而已。

這部改造馬歇爾化國家爲忠誠的衛星國的機器，以極快的速度，從倫敦搬到羅馬，從巴黎搬到波恩。經濟合作總署的多至不可計算的機構投資到各國政府各部並實行領導；「新聞人員」在各個編輯室內散佈謠言和錢袋；國務院的工會運動專家向一般勞工運動的叛徒教授匯兌學；從大西洋彼岸出口的是工廠關閉、失業、流氓土匪的電影、腐化的出版物、行動指南等等，爲什麼不要美元去買通一切呢！這是從堪薩斯城到白宮的一貫的政治商業作風！

過去西方作戰的盟友現在已落在投資家經濟的和政治的統屬之下。但是過去的仇人呢——我們錯了，你們相信我們對於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的事變，十分追悔，——他們在領導世界的佈置計劃中取得優越地位。尤其是被分爲三個佔領區的西德，應該優先地重新恢復實力，才可以有效地反抗歐洲的民主和共產主義（日丹諾夫 Zdanov 語）。

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 (註1)在瑞士的洋吉特務長，曾經對何亨洛赫(Hohenlohe)親王安慰地說：「德國應該繼續存在，作爲復興和建立秩序的原動力。」建立他們的秩序罷！同時在地球的那個極端，麥克阿瑟是日本的天皇，他懂得如何在那裏建立秩序。

在馬歇爾計劃結束時——「這是我們最好的投資」（參議院議員范登堡）——是什麼呢？天主教徒、法蘭西研究院院士吉爾松(Gilson)發言道：「人們用美元向我們收買的，就是我們的血，」馬歇爾計劃實行了一年之後，又訂立了大西洋公約：「基督的仁愛」佔據了坦克車塔裏的位置，因爲美國銀行家明白瞭解只要蘇維埃聯邦和人民民主政權存在一天，無論何種研究得最好的計劃要挽救業已脫離軸心的資本主義制度，總會遇到失敗的。

對於這幾千萬人胆敢擾亂摩根、洛克斐勒，和其他杜邦等人最有收益作用的「自由企業」準備着予以打擊。你們要想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告預測新年的命運提出警告並說明需要消滅氣氛：「假使和平真正獲得保障，一切都『功虧一簣』了。目前軍備的支

註1：艾倫·杜勒斯，就是那位任美國務院外交部顧問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兄弟。

出和對其他國家的援助確是支持各大企業」……

*

*

*

再說做人雖是這樣的不顧廉恥，究竟不能夠將一切事情過於用卑鄙吝嗇的方式暴露出來，我們再來請教請教塔耳脫夫：「有一種學術修正——拿我們純潔的用意來改善不良的行動，我們來把我們應用這種學術罷：防禦布爾什維克的侵略，集體安全，尤其是歐洲，希特勒疼愛的歐洲家庭，萊翁·勃倫姆神馳夢想的歐洲聯邦，五角大樓（美國防部）技術顧問居得良（Gunderian）統率的歐洲聯軍。再來應用這種學術罷：美國的生活方式高於一切，首先高於我們邀請去為這種生活方式而犧牲生命者的生活，好心的國會議員克拉倫斯·加農（Clarence Cannon）正確地說我們邀請這班人去，為的是避免使我們的『子孫』去送死；國家觀念已經是陳舊的了，投資和收入無國界主義萬歲！誰不肯相信的話：恐嚇他使他餓死，坐監牢，投到莫克（Jules Moch）和塞爾巴（Scelba）此人是意大利反動的加斯貝里內閣的內政部長）的民兵隊伍裏去。」

他們妄想應用強性燃燒彈和原子彈，改變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他們不能忍受和平，因為和平可以保證一種高等的生活方式——是羣衆的高等生活——使之向上，並照耀在世界各地連美洲大陸也包括在內。請大家牢記着這點，他們曾經對全世界的人面前宣佈過的！在危機與戰爭之間，我們選擇戰爭。

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來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這是洋吉式帝國主義也就是在惶惑的國際資本主

義的領導力量，對此有國內的和國際的政策的一說明。其他，都是些詐欺行爲，等於希特勒的「上帝同我們在一起」(Gott mit uns)這是未免太粗魯吧，尤其是……

「布爾什維克主義敲我們的大門了，我們不能讓它進來，我們應該組織起來共同對付它，我們的行列應該團結並堅持到底，美國應該始終保持一塊完整無瑕的整體。」

這幾句優美的詞藻，是誰說的？

不是杜魯門說的，不是紅衣主教史璧爾曼 (Spellman) 說的，不是麥克阿瑟說的，也不是威廉·格林 (W. Green) 說的。

這是芝加哥最著名的流氓頭腦加達 (Capone) 說的。

這是一位先驅者，一面旗幟。

計劃事項

勃魯斯 (David K. E. Bruce) 前任戰時美國設在倫敦的戰略服務局局長。

前任法國馬歇爾計劃監理，他就以這種資格聲明說：

「法國人民都應該同意付出重大犧牲，這是必然的。」(里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

「法國應該完成更大的努力……她應該辦理增加稅收的艱鉅工作。」(華盛頓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

現任美國駐巴黎大使，請看他自己付出的犧牲：「我接受了這種公職，我應該毫不汗顏地承認我是絕不猶豫的，從這種職務中，我可以預料到的唯一犧牲，就是或許要使我消化機能受到不習慣的疲勞，這是由於嘗到法國名廚美酒的緣故。我要努力應用適當的達觀精神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九四九年五月底在美國俱樂部演說)

二 虛偽的美國民主

美國獨佔資本下的「自由企業」

法國檢定教授日·克勞德著
江文新譯



美國已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是一個「自由企業」的國家了。那至少是「美國之音」向全世界大吹大擂出來的。可是他們有他們的理由以致遺忘把關於那一種企業明白地列舉出來。因為這種說法只要稍微加以補充一些，就會正確了。美國確實是處於自由企業統制之下，不過這種自由企業是托辣斯的自由企業……

在一切經濟活動範疇裏，事實上最佔優勢的各龐大公司，沒有一個國家的生產手段有集中過到這樣程度的。

大企業和小企業

一九三八年間在鋼鐵工業方面，四個大企業就佔有全美國鋼鐵生產能力百分之三十二（註一）；

* 日·克勞德在這篇簡短文章裏祇能敘述一些有關美國經濟的特殊統計數字。但是，讀者們可以在他即將在巴黎「社會出版社」出版的巨著「美帝國主義往何處去」一書裏，找到驚人的資料。

在煤油方面，另四個大企業：紐澤西州的美孚火油公司、德士古火油公司、紐約美孚火油公司、海灣火油公司 (Gulf Oil Co.) 佔全美所產油量百分之三十五。在鑄鋼工業中最重要的四家公司佔全美所產銅的數量的百分之七十二(註二)。在人造絲工業方面，四家大公司：美國橡膠公司、杜邦人造絲公司、西蘭尼斯公司 (Celanese Corporation)、人造絲工業公司，佔生產力百分之六十四。在化學工業方面，三家大公司：杜邦·德尼摩爾公司、聯盟化學染料公司 (Allied Chemical and Dye)、聯合碳化物及炭素公司 (Union Carbide and Carbon)，完全統制國內市場。在汽車工業方面，三家大公司：通用汽車、克雷斯勒、福特的生產量佔百分之九十(註三)。

關於製鋁工業方面，其市場完全由美國製鋁公司 (Aluminium Co of America)，一家所獨佔(鋁鑄和製鋁百分之一百)。至於農業機械方面，在一九三六年，國際割禾機公司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獨家所產網麥機佔全國百分之五十六，刈禾機百分之五十三。上面所述不過略述各种不同的生產部門而已。如果人們再審查一下所有全部工業生產，便可證明美國二百五十分之一：其中美國鋼鐵公司佔鐵鋼總生產力百分之三十五點五，伯利恆鋼鐵公司 (Bethleem Steel) 佔百分之十四點四。

註二：其中肯納考脫銅公司佔百分之三十點二；費爾普斯·道奇公司佔百分之二十二點九。

註三：通用汽車公司佔百分之四十四；克雷斯勒 (Chrysler Corp) 佔百分之二十五，福特汽車公司佔百分之二十點五。